

·續二·

「死！那個孫子王八蛋不怕死，不過一天祇吃些烤麵包，白開水，活活地餓死，那才難受吶！」

醫生笑了：

「那決不能餓死你的。」

殷先生說：

「唉！烤麵包，白開水，多可怕！我想也不敢想，想着也害怕！」

殷太太厲聲說：

「你想活下去，就得聽醫生的話，要不然我一個人到美國去啦！」

殷先生祇好點了點頭說：

「好，也好，隨便你們怎麼擺佈我罷！唉？烤麵包！白開水！你們想，一個人受得了嗎？」

殷太太的愛狗小莉莉看他幾乎要哭，就對他汪汪地叫了幾聲，殷先生見了牠，不禁感慨系之。

「小莉莉！你比我福氣，你有牛奶沖鷄蛋，小牛肝和魚肝油拌飯吃，我呢？烤麵包！白開水！……」

殷先生越說越傷心，幾乎淚隨聲下。

× × ×

第七場　韓阿根的頭與麵包之間

韓阿根嗅到一股焦香，原來是站在一家麵包店門口，櫥窗裏滿是糖果，蛋糕，麵包，他想看個仔細，砰然一聲，原來在他的額頭同麵包之間，是隔着一塊厚玻璃的，韓阿根，臉緊貼着玻璃，給店裏的夥計看見了，指給另一個說：

「你看這癟三的臉真滑稽？」

「倒很像電影裏的韓蒯根！」

韓阿根換換了一下這塊隔離他與麵包的玻璃，恰巧一個警察走過，漠然地看他一眼，他打了個寒噤，又收了下褲帶，急忙走開。

× × ×

第八場　殷先生也在挨餓

殷先生面對着烤麵包，白開水發怔，小莉莉倒在一邊享受着小牛肝拌白米飯，殷先生央求着女護士說：

「密斯護士小姐，請你去給我拿一點牛油跟菓子醬，帶一瓶啤酒來更好，在樓下冰箱裏麥篤；麥篤？」

女護士笑着拒絕說：

「醫生沒有關照過，我不敢作主的。」

「謝謝你！行個好罷！」

「這個我要負責任的！」

「請你馬馬虎虎就這一次，下不為例，醫生知道了，由我自己負責，其實吃了也不見得真會死的。」

「那麼我去同你太太商量商量，去請示一下醫生好麼？」

殷先生一賭氣就又嚷嚷說：

「算啦，算啦！原來你們都是串通了想餓死我的，想不到你小小的年紀，漂漂亮亮的人兒，心腸也會這樣地硬！哼？」

殷先生又遷怒到小莉莉身上罵牠說：

「哼！你有飯吃，我倒沒有！」

拿起一個枕頭擲過去，駭得牠鑽在椅子底下亂叫，倒惹得護士小姐笑不可仰。

「殷先生，我勸你把麵包吃了罷，餓肚子是不大好受的。」

殷先生咆哮說：

「我倒要學學甘地的絕食！看你們再敢不給我東西吃！哼？烤麵包，白開水。我說什麼也不吃！不吃！不吃！」

× × ×

第九場　韓阿根想在垃圾箱裏找點東西吃

韓阿根在街頭巷尾徘徊，飢腸轆轆，褲帶無可再收，祇好去參加在那些飢餓的難童羣裏，到人家後門口的垃圾箱泔水桶裏去搜索，想找出些可以果腹的東西，好容易韓阿根在垃圾裏找出半截乾陳的麵包，正在欣然自得，

冷不防那些難童伸手來搶，於是就展開了一場壯烈的爭奪戰，最後的勝利是屬於他的，當他高擎着戰利品微笑的時候，他看見孩子們餓狼似的神情，最小的一個幾乎要哭，韓阿根的心一酸，就把麵包學作若干份，分給孩子們，小小的一塊，一到嘴裏就像雪入洪爐，他又看到那最小的一個的眼光還在看着他手裏自己的一小份，韓阿根的心又酸了，就慷慨地犧牲了自己的一小塊，恰好有一個包飯作夥計挑了付空飯担走過，韓阿根同孩子們就像餓虎撲羊似的圍上去，七手八脚想搶點殘羹賸飯來果腹，那夥計忿忿地把担子一歇，賭氣似地說：

「搶罷！這年頭誰家吃包飯的還會有賸的！」

韓阿根正搶了一只空飯桶在手裏，聽了這話，也祇好望桶興嘆。

× × ×

第十場　殷先生也正餓得難受

殷先生餓得真難受，當着女護士的面前，眼看着盤子裏的烤麵包不好意思吃，趁她離開屋子的當兒，伸手抓來狼吞虎嚥地吃下去，忽促間噎得眼睛翻白，好容易用開水才冲化下去，居然還打了一個飽呃，他深深地舒了口氣，自言自語說：

「真奇怪，麵包從來沒有這麼好吃過！」

女護士又回來，殷先生看見她的眼光注意到茶几上的麵包盤子，不覺有點不好意思，搭訕着說：

「奇怪！這屋子裏也會有耗子的，胆子可真不小，眼看着就把兩塊麵包拖走啦？」

「小莉莉見了耗子怎麼不咬牠的！」

「狗怎麼會拿耗子呢？小莉莉吃飽了才不管閒事呐？」

「那只耗子大概相當地大吧？」

「嗳………不小！不小？」

殷先生兩塊麵包下肚，暫時算吃飽了，又連打了幾個飽呃，看見那女護士笑得很嫵媚，不禁心猿意馬就說：

「密斯護士小姐，像你這樣天真爛漫，活潑美麗，為什麼又要幹這一行呢？」

「我想祇要不出賣自己的靈魂，那一行職業都是神聖的？」

「啃？對，對極了，我真欽佩你？……我很想聘你做我的終身護士。好到美國去過一輩子，在火奴魯魯，我已經置下了產業，希望你……」

殷先生正說得高興，恰巧殷太太拿着張晚報推門進來，殷先生懾於雌威，把頭縮進被裏，蒙被而睡，嘴裏還哼着裝病。

殷太太瞧着他冷笑說：

「別哼啦！早上來的那個劉行長真的自殺了！」

殷先生一翻身坐起。

「真的麼？」

「這是晚報上的消息，還會假的麼？」

殷先生接過晚報，略一翻閱說：

「反正他是自殺，又不是我們叫他去死的，活該！」

本來末……（殷太太看到盤裏的麵包沒有了）你把麵包吃掉了？」

殷先生不出聲，女護士接着說：

「殷先生說是給一只大耗子拖走了。」

「聽他胡說！這屋子那兒會有耗子，耗子就是他自己！」

× × ×

第十一場　韓阿根回憶過去關在獄裏的生活

韓阿根餓得發昏，天色漸晚，街上一個小販向路人兜售專治消化不良的胃藥，可是來去匆忙的路人，誰也沒有理睬他，他看韓阿根站在一邊，就說：

「喂？朋友，買一包麼，專治消化不良，消食化痞，靈不靈當場試驗？」

韓阿根正餓得難受，給了他一個白眼，那小販還要向他囉嗦：

朋友，假使你沒有錢，就白送你一包，專治消化不良，靈不靈……」

韓阿根那裏還有好氣，咆哮說：

「去你的吧，老子今天還有東西進過口，胃裏連鐵也消化得了。」

小販給他罵得目瞪口呆，半天不得出聲，韓阿根也黯然倚在牆上心裏在追憶過去在監獄裏的生活，出獄以後雖然鬧得妻離子散，孑然一身，可是在獄裏，每個號子裏都擠滿了人，寒夜裏可以彼此依偎着取暖，每頓米飯倒也能撐腸填肚，他回憶起這甜蜜的過去，真叫他黯然消魂，想起今後漂泊的生活，飢寒交迫，如何過得了這寒冬，倒不如隨便闖一個禍，給關進獄裏去，可以解決短期的生活問題，可是一個人想闖禍，說容易也並不太容易，他想闖進一家飯館裏，痛痛快快地吃他一頓，然後付不了錢，一定會抓進獄裏去他罵着自己說：

……（未完）……